



新刊諧史義集

企陶山人

徐士範



三衢石泉

舒其才

梓

○ ○ 抱節君傳

竹夫人

楊維禎

夫人竹氏名筠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子曰允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掇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

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諄夫人者無螽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為憇臂體膝辱夫大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絲枲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繫先是得長生久眎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即遁去囊

括其身自比璽甕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抱節君

○○黃華先生傳

菊花

楊維禎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初生得筮之繇曰熒
煌七綠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七相仍俾爾
壽昌佐用炎皇啓於允之方世為中黃中五數也寄
旺四時九七重陽數也允秋方也雖旺四時而必盛
於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劉氏謝而中
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皇氏壽
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州之士為壽鄉公
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治薺注姬公旦爾雅旦上
其名綴衣薦服於帝七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號薺三

十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餐英子為
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術金爭文價咸陽市華文有
正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善記節
為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干上出入宮禁后妃侍兒
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
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玉盃真神仙食也吾不
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自高標置曰予圓
冠準天純色準地開八荒壽域黃中通理獨暢四支
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遂入平蓋山
煉九華大藥時匕與好事者出沽酒市中見者咸呼

為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聞先生名特
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呼之潛當九
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曰南山朝來
致有佳氣耳少時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潛以酒讓
先生飲先生憲曰吾得柏浮此足矣潛平生交惟兩
人先生與五鬣大夫也五鬣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
鬣較短長曰汝雖長遭斧戣我雖短升中堂又以其
能相殿最曰吾茹能使饑人辟糧汝能乎曰能吾飲
能使癯殘人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一出能使
時王知正氣一灰迹能使諸蝮族吞其譟而不聲汝

能乎曰不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鬣亦曰吾一出能棟天子明堂一灰迹能染歷代之文章子能乎曰不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潛闖而笑曰九華既失而五鬣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滅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名功故無窮二三子無懷氏之蠖孰長短小洪於是二人者相與持酒驩甚潛頽然醉則遣客而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生自譜其族凡一百六十三黜其冒族類者曰滴金馬蘭童萬錢覆等凡六種題曰九華壽譜藏於家云

太史氏曰黃本出陸後終受封黃華之先啓土雍州實為中黃氏秦有黃石公夏黃公得辟穀法又有中黃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裔耶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訖與晉處士同逸竒乎時也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徒以黃白術却老延年者方之又烏睹華之大道者哉

黃華先生

○○○ 冰壺先生傳

黃蘆

楊維禎

先生姓蘇名殖字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於諸葛武侯亮上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於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黃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一二干貴人鼎俎自薦曰吾用能使歲不饑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傭而譚五道乎先生曰噤吾早信相者

不為豎子辱乃歸歛其根葉埋甕牖下槁項黃馘類
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
交最密嘗相誓苟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太學
生腹膨臍五經笥寔菜罌五侯食客曰淳母氏牂氏
糜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珍八賓或取厭於主者必
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豢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
健起立時先生拔其族種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
進故八人亦無媚之者後豪侈家有相聞其風采而
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趨庚氏即蒞及中牟令苗用代
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至
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々皆有根依齒
牙嚼上成宮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企
快曰今日啓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願無以
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醒彼
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青瓊英何以報之玉
壺冰後先生以齒終於家門人圖易名先生非冰壺
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陳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去足為
東居蔡者加草為蔬束後罕有聞而蔬族蔓天
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有薦進楚惠王以

蛭事疎去漢有名平者從華佗學方藥吐咽若
蛇人以為奇先生迈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
歿謚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稱不衰豈以祿
食哉

冰壺先生

○○白咸傳

鹽

揚維禎

白咸其先河內人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
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供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孫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
以自固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脩為事其最
功者名成金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筴夷吾
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
薦於侯曰齊國貧且饑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
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君
法為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益

關土海濱鑿井築灶蓋茹比七若拂廬然使顛煉脩
其中民搖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
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
鬲侯封其國曰海王俾子孫食邑凡若干戶咸去鼎
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氏娼禱於灶得咸漢青龍
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水命日最旺火伏運一
轉實能贊國家閔石咸為人魯重嘗自負為席珍與
庾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醎結為伯仲交而世未有薦
進于上者會吳王渙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
賦王見咸膚玉雪星七然咲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

陽暴皜七乎不可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渙
因是以驕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
郭咸陽薦職列大司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時
雒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口附咸議得寵
幸咸自謂遇不減鼎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咸在
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
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群議咸
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與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最
喻於利俄嘗見闕孟軻氏咸一志利民覆民是

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也莫大焉咸
通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斤也使其君霸
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
其君除苛令調齊衆喊而無德之者庶幾鼎鼐
之佐哉

白咸

斛律珠傳

胡琴

楊維禎

斛律珠不知何許人或曰斛律光後也或曰姓胡氏
喜吹律時人呼為胡律後訛胡律為斛律以其聲清
如貫珠又加珠云其人龍首蛇身短褐侏儒蟠腹而
長頸高結喉處稠人中首昂然獨出口吞吐火龍珠
其珠性最緩法古人佩絃義掛一絃緩如故復加一
絃急之會稽鐵笛道人嘗得夫槩湖大小鐵龍君既
而得珠由海外來泊泰陵倉介鐵笛友君見道人道
人見珠形奇怪脫其綉帽換佩絃珥玉簪扣其所有
結袂中滑也作胡語兼善楚聲也悲壯宛轉奇絕如

笙竽天籟道人時以杖夷猶按抑其所佩絃與喉中
聲相應纒上然循環無端若傾夜光玉斗中其聲不
可量於是道人異之呼為鉄友因指而咲曰昔阮咸
與若貌類而佩四絃其性蓋又緩上於汝者乎初象
山管同者交趾產也相傳宣和道君得之海南同能
短長吟聲若金石道君常冠玉冠服老君服坐清暑
殿上酒酣輒提携之同時上吐出胸中之奇其聲入
雲杪若鳶鳴鳳嘯衆樂皆作必賴同止之同嘗誇於
人曰吾以能聲得狎上上每置於齒牙間道君既仙
去同默不鳴者三百年其後佚去或以為入水化為

蛟既而君山老父遇之知其為宣和管同也亟接之
掌握間挺然若玉琅玕老父恠之進於道人且言故
道人曰吾自得大小鐵龍君於東洞庭皆洞曉音律
大者非鈞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群仙不扣今同
雖老而狀實類鐵龍君其聲清越以長其神觀益又
森爽足以伯仲大小鐵龍君為道人三友矣道人愛
之無已與大小鐵龍君各制沉香室貯之三友中惟
斛律珠得佩絃力愈盛剛毅奇怪而音吐淡暢與道
人歌調合長短高下疾徐舒慘惟道人之言是符道
人無聊不平一動於中必珠為發之故嚴則之音洞

庭之吟瓊臺之曲無不待其宣堙鬱者客有輕千里
爭來觀斛律大小鐵龍君與管同者道人對客曰大
鐵龍蓋待命不恒出斛律正始之音居多客亦未易
知也易知者其惟管同乎故同多出尊俎間與客相
周旋客有恒野王輩力吹噓之以千金購其人登天
府道人終不許曰吾異時到鈞天所帝命予制樂事
諧八音和神人以儀鳳鳥者非同則不協已既謝客
挾大小鐵龍君偕同與珠游於茗雪間今隱五湖之
東三泖之陽其所曰雙璜云

太史公曰鐵笛道人才高尚氣節所與遊者皆

鴻生竒才世之內在外強誇宦達者道人視之
猶蟻介如斛律管同非特以善音律見抑以清
風竒槩得其人焉使徵道人有以來之雖鉄龍
君猶泯亡無聞於世况斛律耶管同耶噫龍興
雲至虎嘯風生氣類之感豈直斛律管同哉

斛律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倚

史致詹

醉翁倚名端木氏系出賜之後賜受業於聖門既
成孔子稱之曰汝器也由是子孫率乃祖攸行皆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欲甘於擗朽而已也時則有
名儲者博洽群書有名倬者能處置什物有健者能
資人燕息皆倚同輩也倚則長首方趾隆背闊身素
端莊不喜躁動蓋其賦質本木訥近仁而少師公輸
子資其切磋琢磨之功良多也倚既盡得公輸子之
巧猶守朴自晦若不文者嘗自嘆曰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世不我知我豈能遷就以求世用哉姑

亦置諸安處則安以待價而沽耳後齊王聞其名以金帛聘之倚乃介使者詣齊見王雪宮拜中常侍王於時方為長夜之飲淳于髡進見王問之曰卿量幾何髡對曰堂上燭滅主人留客臣於此時量飲一石王遂命聲鼓鍾陳尊俎屏去膏炬與髡浩飲倚得侍焉夜將半王飲大醉因枕藉倚而卧斯時也王固沉酣倚亦兀然與王相忘傾則展轉惟王所便殆不知筋力之為勞也少間王醒撫其手而言曰適甚醉爾倚實負荷寡人危而持顛而扶爾實有焉爾其為醉翁之倚乎於是畧其氏直呼曰醉翁倚自此日見寵

遇得出入禁闈雖妃嬪諸夫人在御倚亦不離左右王少有困倦輒據之而坐不必於盛醉之時為然矣然王或視朝問政臨群臣則屏迹不出蓋不欲以近侍干外政也且疑重鎮靜不異初進時坐云則坐慎所止始終不失尺寸人益器重之故終王之世獲安居善地而人無有排之者既而太子嗣王位倚以先朝舊臣乞外遷乃除為阿大夫奉祠云倚子甚多其顯者名交名道皆能世其業有一仕至太師者聲稱籍甚至宋時六一居士守滁其末世孫常從之遊人以其肖祖亦以醉翁倚呼之然實其苗裔非真在齊

之倚蓋猶司馬遷冒父號仍以太史氏名也
贊曰賜也事貨殖故其裔若倚者皆可以貨取
然器非瑚璉則倚之不及賜也多矣

醉翁

息夫定傳

竹夫人

支中夫

息夫定字泰之嘗耻其遠祖躬之為人獨徙居於渭
川之上遂為渭川人性剛而志高中虛而行潔人皆
以君子稱之因讀詩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上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乃嘆曰質雖美而無學問終
不能以成器於是日鐔利往從學於段成規成規為
之剖析以開其義理薰炙以就其繩墨是以氣質變
而大器成矣然剛性尚未去人不可憾也則勵聲隨
之厥後日就約束恍若有所悟降志自卑不憚負戴
之勞無間文繡草木之華皆讓上坐雖袒裼裸裎於

其前亦不與較或謂之曰謙則謙矣寧不失之太卑而可踰乎曰非故使人踰已也正欲已之容人也况已之分當然者乎彼雖位於吾上卷舒不時出入不常形疲神勞斃而後已我則寬以處之靜以待之視彼之得失盛衰直傀儡之進退耳吾何憚乎哉暮年患足疾常攝大龜而坐識者以為得長生之道焉

太史公曰困者貧之常勞者賤之常貧不期於困而自困賤不期於勞而自勞此恒理耳定處於下而不抗其上安於賤而不惡其勞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定其有焉

蒲文傳

蒲庶

支中夫

蒲文字尚方揚州人受業於峻儒麻緒通九經尤長於三禮天子祭帝於郊命有司起之至則相天子行禮既而即上疏乞骸骨歸田里人多敬憚之卿大夫有受君賜食者必請文正面坐而後嘗其餘若飲射讀法冠婚喪祭文不至皆不敢行鄉人有置酒高宴者處文位小偏雖聖賢亦拱立不坐其見重於人類如此常勉學者曰士雖未仕不可不思所以安人思安人必先思所以繫身吾身不繫將見惡於人之不暇何安人之有哉至於用舍卷舒則存乎人而無與

於已也其遠祖嘗仕季孫季孫使見曾子曾子疾革
亟黜之使去而不用文由此終身不登權貴之門晚
年病懶日夕卧床褥髀肉皆銷至見筋骨其友曰君
腹九經之笥天也不欲斯文久秘故使九經暴著以
宣示於人耳因輒然笑曰經固露矣如文理之不接
續何神思至死不亂

太史公曰人之為人之輕重者非人故為是輕
重也由已有取於輕重之道也人輕已則思去
其可以輕已之行人重已則加勉其可以重已
之實人其能輕已哉近世見人之輕已而重人

則謗訕百行何其不思之甚也文既為人所重
又思潔已以安乎人其不見重於人未之有也

蒲文

元安傳

警枕

支中夫

元安字以寧鄧林人貌樸實而中亦不虛假立志高出物表嘗以明堂之器自期久居山林為市井人所短同類戲之曰向則棟梁今則竅稅矣時同類方衣文繡錦縠安乃對曰不知者以為翮中彪外知者必笑若草上矣同類憾之安聞善言從之若轉圜或曰子性好員不至於言員行員動員靜員不已也安曰吾豈好員者哉正欲動之不息以法乾道耳且人生百歲如飛鳥遺音苟無善以聞於後亦徒生也晝夜輒上猶恐不及豈可縱其安逸以惰其志而昏其氣

乎是以醉者見之而警嗜卧者見之而警有功於學者最多晚年有知者欲薦之中心不欲仕乃筮之得兌之困其繇曰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解之曰臀困於株木以陰柔之處困之底而無所庇也入於幽谷益入於困無自出之勢也三歲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嘆曰彼元首尊安者舍我其誰與如時之不至何且其豕曰尚口乃窮又豈可盡言以取困窮乎遂隱處深密終身不言

太史公曰君子教人不於言傳而於心悟言傳而心悟無窮且學者勤則成惰則隳悟矣勤矣學其有不成者乎若安者亦可謂善教人者矣

○味苦居士傳

茶甌

支中夫

湯噐之字執中饒州人嘗愛孟子苦其心志之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旦暮不息畧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顏面或譏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奈何長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為知己者死我之所遇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傷召我惟恐至之不速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動忿怒則釋憂愁鬱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憚不謂

之知已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也吾何患焉
我雖涼薄必不惰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壘
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重
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宜於宗廟而不宜山林
我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
特為人不用耳行已甚潔畧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
謗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辨不久則白人以涅不緇許
太史公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
豈有不安者乎語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也

方溫傳

布衣

支中夫

方溫字德周綿竹人外貌若柔其中剛果不可亂顛
有山野氣每為人所排擠如軟熟可任使尤好音樂
聞絲竹之音即起舞忽自悟曰君子之學以威重為
質豈可飛揚浮躁之若是乎聞有車大經者善變化
人氣質遂往從焉大經教而不倦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無復向時之態矣卒業於要離伯機因得以成
章進儕於縫掖之列天性寬大最能容物喜聞人之
善惡聞人之過見人有過則廣為之揜覆必使人不
見而後已人勸之仕曰吾何仕為吾遠祖亦常顯前

代為公孫弘所薦者人則少之為司馬光所薦者人則多之出處得失為千載之毀譽不可不謹也吾何仕為是以未嘗苟且以事人卒老於隱

太史公曰聞人之過能不譏之者已不可得况見其過而能為之揜覆者乎欲揜覆其過必用善言以蓋之而不可以解之也有過者於此宜一聞之即變矣

○○○ 陳玄傳

墨

易宗圖

陳玄潁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因以為姓自八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城府秦始皇過潁川召松欲官之松固辭乃遙封為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茲固當唁矣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子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自筮之得貞離悔坤為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為文明而坤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初得明夷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吾知不免矣未幾有無

賴子棘不為松所容奔告於秦曰陳公怨深圖大今
潁川以南皆其所據不早除之必為後灾始皇怒使
蒙恬伐之恬諫曰不可伐以聲罪松齊民守田舍無
爪牙以利用無勢分以凌人今以流言襲之潁人必
自恐潁人恐天下搖矣始皇不聽恬至潁川或勸松
遁去松曰先人之土不可棄也矧吾以諛致禍天若
喪予其何能逃恬亦募人生致松而夷棘之族松背
縛見恬上載之後車歸告於始皇曰臣往問罪松實
無辜願陛下待松以不死始皇乃并其妻囚之土宮
已而生玄時赤光滿室松頌其妻曰此非文明之兆

乎易於是驗矣始皇崩守宮者歛人因竊玄以歸玄
幼質凝重獨緘默不言歛人乃延師端模以作成之
時天下多亂玄韜晦不出漢高祖既定位不事詩書
後聞陸賈言乃稍用儒術玄聞之隨歛人至長安因
賈以進由是日見親幸叔孫通起朝儀張良立制度
蕭何定律令玄與有功高祖一日召玄問家世玄泣
以對高祖歎曰始皇苛虐如此安得不亡乃授玄龍
香太守贈為松滋侯玄自掌機務勞瘁日甚高祖見
其羸瘦頽謂玄曰朕以國事勞卿至此奈何玄對曰
臣幸際聖明得竊名以傳不朽雖捐軀殞命亦何惜

哉自是不踰月而卒高祖怜之詔有司自今陳玄子
孫賢者皆錄用時有假玄姓以求蔭者左右察其實
以聞高祖立斬之自是無敢冒者

史臣曰自古得天下者必資於才然天生賢才
以遺人國亦何嘗有厚薄哉顧其君棄之而不
用上之而不從是故國勢日孤而危亡繼矣夫
智長於蹶而才充於抑雖中人之質猶得以自
奮而况英雄豪傑鴻飛龍卧以待天下之清者
哉斯不云乎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
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以是知漢三傑

而下多秦之逐客不謂一陳玄也雖然藉寇兵
而濟盜糧呂政誠可鑒矣若蒙恬者亦秦人之
賢哉

陳玄

龍精子傳

蚕

龔持憲

龍精子生於空桑不知姓氏以得氣之純陽則號龍
 精子或謂神龍之精所化因為美稱云初在洪荒之
 世民皆茹草食實龍精子因其土產而食焉及燧人
 氏以火德王天下民知熟食龍精子不能與世推移
 帝嘉其廉命封桑林為采地中葉族蕃而食不足獨
 大宗得食所封分支寄食於繁於擣於欒於棘於蕭
 於柘其才與名亦皆不及大宗之賢且顯也方其當
 羲農時見人之裸而寒也輒哀之然人不能用卒無
 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得分任為憂聞龍精

子名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携視之喜曰此
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茲乎即納宮中命
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往候起居從所性以
進食愛護周至既粵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
乃絕食遷坐而紬繹之言於上曰臣願陛下蒞朝廷
承祭祀有袞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
旌旗御車馬俾四妃二十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
官皆被文綉授班白之民以繒楮臣當竭心思為之
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為用之至于斯也行期
被之絃歌以昭殊勲爾時有暴室嗇夫謀將污篋其

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燕之術
然其心戀上於上不忍遠去也所生子曰媿曰蠓曰
蛭曰蛹曰蛻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得從
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满天下綿亾日蕃惟疏
夷狄自漢長公主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冒頓見
而竒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絕宋之末造將輸平於契
丹未成或進策曰漠北苦寒人裹氈毳罕御中國衣
冠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為宋天子可之
克汗果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為是時得珥金華之禍
龍精子經緯之功居多云龍精子狀貌肥大潔白惟

足弱不良於行性質訥亦柔懦少剛然人之識與不識皆謂其溫和可愛得內交者卒歲無憂焉故先王詔後世養之不衰不以常材待之也

傳者曰龍精子不佞不捷寄生於人苟無人飼之則窮餓而死方之徒步善啄嬌聲美色若粟留秭歸者若無可取也然其才實能經綸天下而救斯民皴疾之苦名聞狻狄為中國增重大矣哉其功用乎彼其徒步善啄嬌聲美色若粟留秭歸者竟無寸長資益於世用其賢不肖亦遠矣吁觀物者果尚實用邪抑尚美觀邪

○○○昌陽傳

昌蒲

楊守陳

昌陽字子恒一字子仙蜀郫嚴道人也始祖韭在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既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曰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為列星厥胤皆以昌為氏蕃布四方實盤石之宗至五世孫蒞始以滋味干周文王文王悅之時置齒牙間俾為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為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歎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闕來聘公備物享之歎與席焉其族人自隱居嵩高

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形鳳姿鬚髯戟張
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燠有常
雖凍雪炎燥暎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
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惟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
見必交拜謂蘭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
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却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
服之至陽亦精此術韓愈為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
稱道之故其名益彰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
至望其風度喟然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
容甚臞者歟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

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
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不能強之
罷去乃從柳秘服金冊日加燥渴已而暴崩穆宗即
位遂杖殺柳秘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為給事中
尋拜侍讀學士上嘗內讀書召陽侍側日益明累遷
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島之勝既貴顯極
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曙私第
多致泉石以延之為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
氣自消至有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為世所愛重如此
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謚節靖子始生識農耕

之候徵為勸農使其曾孫亦皆挺上
有祖烈風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王衡秋星散為昌蒲其
豈非之精所為耶
趙本歎世共王命光厥祖矣
自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邀利達世主莫不甘
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
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不利於直吾
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嗚
呼獨松柏也乎哉

昌陽

○○○ 蠶母傳

蚕

王鏊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
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上然也號
曰蠶母為母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
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
士俱懼顏也自比莞菖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
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
以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篋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
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損吾軀剗吾腸以報方
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

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
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彛藻未
以黼黻王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
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上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
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妬之曰是所謂為
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
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
後當生而還之君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
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
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飢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竦然改視為副禘禮之既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
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豕物多矣后怒請加炮烙之
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
不變徐曰吾固願割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
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
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上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
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
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穆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
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
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

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
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
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
累功高不賞諒哉

儻母

○○唐密皇本紀

密蜂

閔文振

唐密皇諱壺伯姓豐氏系出陶唐氏先世居豐丘以
地命氏上祖性質毒烈子孫代有祖風與人接初若
逢匕然可近至其尾後輒肆誅刺使人壅腫不可當
人以是多畏惡之聞其先聲懼及禍輒拂袖引避族
後益蕃散徙四方因風氣之異種類亦別居鬱林者
其種甚小形淡黃大作室廬戶牖聯萬餘間分房而
居寬隘均整居黃巖朱崖者頗染夷習形巨而黑好
依高峻處或房居或穴居者別號土豐氏又有居嘉
州澤州堂邑廬陵者與人親近不喜散處採材為窠

聚族同居其種頗類鬱林之族獨為人所仰重餘種
流散東郊大野之墟新市平林之地有長腰者有脩
股者有腰細而形瘠者名號不一或曰蝶羸或曰蒲
蘆或曰蠮螋雖同祖而派別益分者也諸族並好毒
人而黃岩朱崖尤甚尹伯竒母謀殺伯竒有豐氏子
至其家母留之請去其毒繫之衣託以售諛吉甫信
之伯竒不能辨遂自死後漢賈萌起兵討王莽豐氏
子聚黨附萌車衡主簿嚴豐力諫以為不祥萌不聽
果見殺豐氏有號王父者聞而恚曰夫尹伯竒孝子
也賈萌忠臣也並以豐氏子而死使後世謂我豐氏

有殺孝子忠臣之名永受唾罵吾耻之烈天地
好生而吾族違之吾懼吾族之不永也遂戒其後無
使施得復為毒諸侯並受戒自是人不相犯不輒毒
王且曰昔伊尹以滋味求進志利人也吾無以利人
知伊尹何乃相與攻醞釀之術以溜液為膏澤并撤
其露房入藥籠中可愈人疾有道士見王父相之曰
君有功于族且能致利於世當有王者興因大豐氏
之族於永世一夕王父夢黃纛輅車騶從百萬輩各
携異花簇擁入其家駭而悟明日筮之得易之乾占
者曰飛龍在天符在飛族然陽始萌芽應公當有子

貴不可言已而生壺伯有黃赤氣藹然蔽房戶狀貌殊異體大而碩頰色炯然微青以蒼見者嘖上曰此豐氏亢宗子也及長益端重有威儀出入不妄聞挾群族游衍花川柳陌之間澹然無嗜好群族遇人或不免狂態發壺伯輒叱止之人雖犯已漠然無狡群族愧服共稱為無毒公歸戴者日衆蓋有成聚成邑成都之遺風群族忽自相擁長潰焚日甚老成百輩竊憂之相語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吾族潰亂如此不已乃必亡吾聞治世立嫡亂世立賢吾族莫如無毒公賢立以為主誰不服者亂斯定矣念曰

都乃進再拜以告王父遂告壺伯曰群族無主擇賢惟無毒公為群心所服宜從衆望壺伯愕然荅曰不敏何脩式重不德之辱不敢聞命僉退明日為啓勸進曰密勿無依悵久虛乎龍馭胥臨有紀竊共效於蟻忱圖惟一統之尊彌此肆毒之禍瞻言翼戴瀆籍章封恭惟明公位下徽聲無毒華胄有唐夢協携花輔擁已蕃於駒徒占符飛族利見尤應夫龍興群志景從萬方翹仰漢宣木葉之字旋起側微周武赤鳥之祥卒應荼毒花孰與葉鳥豈如龍矧茲群鋒交闔之秋竚待一王出鎮之力苟俾經營各定其分庶幾

咀嚼並獻厥功拙若投窓免受譏於神贊幻如吐飯
寧見弄于神翁靡闕有衆之私實係無疆之慶觀垂
俯順勿執終辭啓上告王父王父諭壺伯不得重違
衆請乃下令曰靜言揣已合遂封木顧念秉動莫終
諫德寔願屯聚之衆共亮采納之衷毋惰課功永延
正統其謙踐尊事宜次第施行魚相與定國都建宮
殿繁布金屋房疊構玉宇造玉臺於中條上禮儀以
是歲三月上日備法駕列仗衛奉無毒公祀告天地
即位於玉臺之上國號大唐志先系也建元曰廿和
追王先祖尊王父為太上皇立皇后萬氏萬本姓薑

或省重為萬設百官立考課法常朝應海潮一日兩
御雖風雨寒暑不廢臣民各恭其職上下截然罔敢
紛亂民近幽俗誦詩畫茅索綯之句亟其乘屋稠居
國中春析下因猶有陶唐順則之風因園以城俱有
踰越之奸穴門以竇出入不得朋行且先後有序上
憶携花之夢乃下詔曰夫取下奉上列倉廩以儲穀
祿古之制也而賢者謂之厲民自養朕用惕焉載思
上聖嘗草茹毛民生熙恬竊實嘉慕自今其棄田以
為園園凡作葺不得務稼穡賓祭用酒代以玉露而
殮饗粮儲悉取群花昔陳皇剪絲亦足悅心而羯鼓

之催實吾同國故事也宜定賦名曰花課永遵昭制以應朕始生之兆由是奉國競採擷殘花鮮蕊四取罔遺遠園近郊絡繹相屬多與胡野蛾之黨相馳逐踰人垣墻爭春奪色時人故有紛上過墻春色鄰家之詠背岩幽谷紅芳未歇或踈籬落英餘香可尋間得善為媒者轉致消息引群往來故野無隱美而國有餘蓄識者惜其括取太盡至擬之為花石綱若宋朱勛之流蓋其性薦於奉上雖三時驅扇兩股劬瘁不自為勞出作之頃猶喧為謳吟之聲不輒故先為主咬花趨衙供課孟東野黃山谷之諫並實錄也以

是知無為之治上之所感深矣歲冬課程報就輒危於燠逼並避樂土人宿取其釀製而合之號曰花液散如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世共寶之亦以上供上賞其利用之功並復其身有渣滓亦納內府俗呼納轉音為蠟歲時贊祝黏固封緘罔不需之而液味其甚梅氏李氏及諸族子姓苦酸澁者得液漸涵浸漬久則變化其氣質並為佳品又善和酒絕淳醞蘇東坡傳於楊世昌作歌有云真珠為漿玉為醴蠟為耕耘花作米三日開瓮香滿城甘露微濁醞醱清且歸功豐氏以為大勝監何侯為萬皇后居

王臺后宮逾年生子冊為皇太子既而連生諸子稍長上皆錫之封國分其族王之當發或團如罍或鋪如扇各擁其王以去奸細或不利分封以棘刺關於王臺王子多見害者諸王之國各以家法從事所至並蒙利澤上在位日久倦於勤勞方議內禪遂以疾崩皇太子嗣位堊太行皇帝於甘陵上尊謚曰統天萃聖至讓崇恬密皇帝館閣大臣稱天為誅之其辭畧曰啟運以無毒以德而王也得孟子保民莫禦之旨王子盡復為王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得周家封建同姓之制其下各勤乃事不惰其職也而盤庚

罰及汝身之戒為費辭王之所在無敢造亂為毒法令之行也而秦孝公徙木立信之詐為贅質取多則飢取少則惰飢則不蕃惰則不力惟循中制者什一之遺意也堯舜輕重不過之法致輒為貉桀而虐設嗚呼休哉兮神馭往而睿範永留兮斯秩上繩上衍洪緒於億萬千祀其茲之繇兮後世稱創業哲王亦必曰唐密皇云密當作蜜嫌於嗜味易虫從山今其族益蕃封國徧天下君子謂豐氏可稱有道之長矣方言曰有蜜謂之壺蜂王元之記錄曰王無毒所以服衆

贊曰王者天下義主夫義者宜也宜民宜人詩
稱顯德帝王肇軌秦隋短祚其區孔辨矣蓋廣
德者民之趨也懷德者民之止也有德惟王天
之順乎古之通乎密皇氏弗圖厥族葆毒即德
幾易世類克流多澤可謂返迹自身聖哲共嘉
者歟而統有弘業延休罔窮可以觀理定矣矧
章紀信度國用恬謐抱真靈者反或載手赧顏
吁可悲也耶惟夫遐遺稽事雖幾辟穀之智而
生本斯隳殆非可訓者也

唐密皇

新刊諧史中集

企陶山人 徐士範 輯

三衢石泉 舒其才 梓

○○楮待制傳

紙

閔文振

楮待制初名滕及長為世用更名知白會稽剡溪人
先世索居山林無所聞於世幾與草木同朽腐歷前
漢有楮先生始以名顯至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文
思善造就人材辟召徧天下使者抵楮氏見榜其門
曰文明基本歸以告倫上亟聘之得楮皮者俱來倫
曰真良材也但欠變化耳於是刮劑浸漬漸見春容

方延館簾內知白聞而嘆曰以皮之陋且沾優渥吾
可出矣既至倫揭簾見之嘖曰曰文明基本其在君
乎引以見帝上嘉賞恨相得之晚起拜秘書省萬字
令尋擢秘閣待制日承任使蓋自書契既造竹氏帛
氏二族貴重於世者既數千年及知白用而竹帛氏
遂廢凡經史術藝百家九流之說皆托以行天下及
當代注記冊籍臣民文移簡札非知白不達也帝益
加寵待每中書令毛穎松滋侯陳玄萬石君羅文侍
左右必召知白至展其邊幅有諮議須令省記方可
施行帝嘉其潔白戲語陳玄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

若知白者可謂孔氏之徒矣而卿與之反何哉玄曰
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焉皦上者易汙臣懼
知白之不終也帝笑曰卿不加汙誰復汙之玄頓首
謝一旦知白侍經筵屬微風神思飄亂不定帝曰朕
固知卿體薄不耐風今加卿節鎮俾邊都護領之卿
無患矣知白叩謝曰臣辱荷厚恩敢不竭方正之節
捐菲薄之軀以死報陛下士有以文辭投知白者頗
涉謬惡知白怒會召因懇帝曰臣精白一心仰叨任
使者數十年每願得嘉言醇文推明義理以淑人心
以翊世教以利益國家庶不忝此一生今狂生淺夫

任情謬惡臣一被汙辱欲雪無由誠願陛下下一申文
字垂謬之禁以隆吾道以正士心以亮區區用世之
忠帝後其言且惜其蒙辱命儒臣撰悲刻滕文以舒
其憤知白才博而通推其餘兩賜可蓋風露可幃豎
可屏揮可扇觀美可圖畫無不能為者夫子所稱不
器庶幾近之晚年就閒族子曰麻曰桑曰竹曰蘊曰
敝布曰魚網並出蔡氏作成世又稱紙氏繼知白大
用於世傳嗣不絕其號銀光側釐羅文玉板蠟牋烏
絲欄者間好五采尤為世所愛重云

蘭莊子曰予讀楊鐵史石丈人錄謂石氏文面

之垢可磨以去而惡文辱藤不可再雪至乃暴
耗之過徒天闕刻野舒元輿為之悲而吊以文
嗚呼知白之愬帝上之為紓其憤心事了七千
百世之下聞之者可以惧矣知白而可易用之
以犯鐵史元輿之遺論哉然進身之因仕之占
也衛卿可不得而彌子不主齊祿可辭右師不
可與之言何者慎所言也知白洵賢而蔡璫因
之以出果孔孟之法哉噫縉紳充廷賢如知白
不蒙引手之德斯又誰之過也其不內愧蔡璫
也者幾希矣

楮待制

○ 國老世家

甘草

閔文振

國老姓甘氏名草會州白藥鄉縮沙人也其先為神
 農氏辨山藥為百藥祖賜號藥王若干世生蠅用甘
事虎骨狼牙鴟頭牛膝力能刺虎精於射句香名四
 播嘗發赤箭貫鶴虱世以其射貫衆稱為天明精三
 世生秦丞相羅甘句用勒功青史又若干世而草生有
 石蛇銜花地龍連翹之祥性從容純厚朴實而威靈
 特異見者詫為人中白眉嘗自嘆曰昔禹誅防風周
 公驅飛廉並香薰草木名印紙上今我鄙屋遊神陟
 釐千古氣凌霄漢安能與世之隨風浪蕩子食太乙

餘糧如鼠矢飲生熟湯如溲疏徒飽膈臍摩大腹
皮牝牡蒙然同乳腐於覆盆之下執矧生而無名句
異世何述乃製穿山甲操落鴉瓜槌以三稜青箱子
貯玉屑水銀屑鬱金屑五色石脂為贄去從磁石山
黃石公之後黃精者游會精方與其弟黃芩黃芪黃
丹黃蘗坐秋石亭為菊花宴席陳伏龍肝虎掌猪懸
蹄川烏肉石蓮肉青蒿木瓜酌雀瓮蟾酥酒有即君
子入報精酌畢句撥衣出見引入席命侍者麻黃兒
石黃兒納其贄芩笑曰人生巨細辛甘有自然同者
此賓即與兄五味相合若芩輩不免苦參商也數日

精以草千里及門乃登絡石芸臺召草飲川芎茶出
所藏蓬莪術蒼白術二書及太陰精經講蟬蛻蛇蛻
之法又授續隨子金櫻子蓖麻子各一卷新奠子蔓
荆子茺蔚子地膚子各二卷使求破軍殺大戟敵之
要復命其披龜鱉甲執鐵線鎗跨號飛生虫海馬以
馬鞭策而馳習攻殺擊刺之方草兵巴豆法既精嘆
曰今見吾師句草實若天仙騰大空不覺雙眼空青
矣尋告曰家有慈母當歸侍養精許之贈以丹參石
髓茜根石棗五靈脂且曰子知母意乎吾贈子諸貝
母見當喜草拜受貯之白笈中飲地黃酒數行而別

由海金沙州逾凝水石獨行回鄉出所贈陳皮几上
母見草果喜草至孝母嗜羊桃鯉魚膽走滑石求桃
釣淨江得鯉魚剖之有石膽母食而悅母好花卉草
結玳瑁為欄疊青蒙石莖花石金星石植芍藥牡丹
密蒙旱蓮款冬花及仙茆仙木茵芋藿茵蒴藿莞菁
紫草石菖蒲時冬月積雪母思見紅花草曰今百草
霜巖繼之滕六句天氣苦寒獨甘松卷栢竹葉尚青
耳安得花柳子之事親然不可不效哭竹瀝血之誠
乃於天麻黑時海月初升天南星燦設白青石腦爐
焚沉乳零陵香雜以蘇合降真香叩烏頭頓何首祝

曰天門冬閉地骨鎖陽桑已脫乎白皮地不容乎藜
蕤豈當瀆悃輒用白前顧慈念之占斯寔子憂之及
已覲張地膽借運雷丸石劇水蘇飛丹代赭用慰急
性仰戴桃仁明日欄中群植紫蘇諸木香散漸吐花
蕊旋覆花開母携侍兒女萎女青玩以為樂里人陳
思岌語其友徐長卿栢子仁曰曾曹參純孝今見此
人參不過矣草聞常山查氏有女貞實良達求靈砂
劉寄奴行媒聘以黃環青玉鐲金銀花白花鹿茸襖
紫藍遍地錦裙女名玉瑛喜飼石蚕嘗與其妹紫英
白英採桑於石南桑耳園有桑寄生地榆樹穿榆皮

採其葉盈小青籃而歸有風鑑胡豆子者號鬼目先生遇諸塗玉英婉容白歛眉感蚕蛾頰如橘紅嬌羞欲避相者曰此女舉止實殊殆蓬砂仙人掌上珍也他日當出色女死自是深處蓮房輕粉車脂不施于面有贈以天花粉玄明粉鐘乳粉各數匣松香脂數十斤者悉與二妹惟取剪刀棘針赦日線專事女工明年草奠鴈昉親迎來歸善事慈姑嘗曰婦人而不守門闈之職順惠姑嫜與鼠婦何異草喜曰今得賢婦雖百兩金不足貴之矣既而母患澤瀉加赤地利請醫丁公寄診視驚曰百脉根浮矧人面遇疾黎黑

雖百藥煎服不效矣草惧狼跋走木蘭寺告密陀僧

單和尚

華茄澄別名

曰母疾危沒藥可醫請遍禱毗梨勒

天羅勒元慈勒池德勒菴摩勒底野迦浮爛囉勒諸佛及冷翠金剛

石楠葉別名

是夜夢有白頭翁持救月杖

以苧實一升麻子一撮烏藥一服鉛丹一粒授之曰

我天竺黃葉义也因汝祈益母壽賜以此藥對証更

求牛乳馬乳羊乳石乳飲之疾愈矣况汝母天壽根

未盡奚慮邪及寤如所言果愈妻以姑活造半夏麩

瞿麥酒烹羊蹄槐鵝抱鷄胙石蟹採大棗芟實因

陳於前曰姑獲復生此安息香醪勿辭五倍飲之未

幾庭中產五色芝會赤車使者徵草孝廉為寫上亭
長上亭歷三年不以微術廢學每夜以意苴仁為小
筭盤記數讀黃卷嘗諭其下曰昔者明王句不留行
旅蓋以經營實資國用凡客商陸走野駝負貨聽其
往來宜諭使預知句子輩不得有阻人甚便之擢官
桂林郡都管兼理青鹽食鹽戎鹽事郡中金牛黃帝
祠有鬼督郵為祟夜聞春鬼曰發鬼箭能殺人草召
白礬洞道士蒲黃號獨脚仙者用丹砂書五色符治
之遂絕會西羗狼毒脅其種沙參玄參赤小豆山豆
根白扁豆海豆寇境草曰吾寧使此羗活耶召幕下

陸英金牙赭魁麻勃馬唐海桐皮高良薑整兵以出
誓曰進則防渠退則防己共厲桂心除此反側子草
揮巴戟策千里馬句擲鈴一振遂出麥門句冬寒方
盛啓葫蘆芭吸菘豆地漿酒奮擊諸羗大敗之會蜀
胡爛角蒿玻璃鬼釵帥諸酋狔耳博落迴狗舌必似
勒膚青波斯礬扁青金線礬綠青柳絮礬暈石仰天
皮及其別部蓼蕎車渠鱧腸鹵鹹耕香仰盆地枏菩
薩石并邀致北番難火蘭故炊箒衡洞根蓋藥翹搖
土芋蒟醬鏞墨刺蜜陀得花茅香花諸種合兵助羗
草裨將毛蓼引前部石芒石尊馬街方解與前胡突

戰於長松嶺，蓼敗績死之初，蓼出軍別其妻艾，納香以珊瑚簪，金釵股，誓曰：倘不吉祥，奴會子於地下。及是家童栞荆，奔歸，妻問荆知蓼死，入室焚藕車香，題詩東壁。土曰：王孫離隔遠，古鑑掩光明。願化婆婆石，卽卽草共生。遂自縊，死繩下草。督諸將石藥烏韭、藍勝、姜石、秦苧、秦荻、藜及其從子甘焦、甘藍、奮、閏、深入淋石之境，靡蕪滿地。忽土落，草陷銅鑛石澤中。時天暮澤漆暗，不能出詰旦。陽烏方升，草被執以歸。欲妻以阿魏氏女，大罵曰：恨不聚枯柴，胡孽俾一燃而盡。安能配汝狗脊奴，求獨活耶？羗胡怒幽之。白羊

石洞尋移黑羊石洞圍以白棘，畜獨脚蜂，赤翅蜂，號曰蜂房。宿以石牀，有烏蛇、白花蛇穴牀下，遂呼草為蛇牀。子初啖胡桃肉、枸杞子、乾葛根，有仙人草菴問子者，以銀膏、鐵華粉和茅根石香菜為丸，授之曰：知子無食，子試以此神丹日一含。生不飢矣。久之不死。羗胡異之，移土紅山之紫金牛，砦不設地，防得甕子粟粥食之。鄰婦孟娘，菜傭黃屑兒妻也。日餽以白菹、皂菹、白芥、荆芥、茅膏菜，欲以寡婦薦寢。草謝絕之，自吟曰：百年迷迭玄黃內，謾比朝生暮落花。忠義合明金石眼，龍珠肯混井中砂。甘焦等敗奔，聞蒼石

洞白師子先生有神術往叩之得百草灰飛無風自
搖二法潛入降胡夜代胡兵搖金鈴子得見草合謀
以黑麻絞玄胡索繫鐵精鈎名曰延胡索以芒硝朴
硝為火砲伏翼兵於郊夜半擁草出砦揮砒霜砍馬
刀斬門突進羗胡驚亂躑躅焦等施索干鈎吻皆就
執以白膠上髮獻俘于朝帝休詔遣紫袍使石中黃
拜草天雄軍節度使毛蓼夫婦廟號烈節先是礪砂
有田螺田麻之利部民勝黃二姓相競有黃寮即者
名連憤曰我英雄黃氏世尊為大黃號我為鷹爪黃
連彼鷄公勝氏不啻雀麥藥餘耳當不負荆澀 蛇

膽於吾前乎不然定粉其族乃帥在野豆黃氏人黃

氏蛇黃氏姜黃氏共滅處獨遺老夫婦復生二子

曰老陽子曰老陰子至是求想草曰昔孔末幾絕孔

氏幸仁人天佑巨聖子孫不亡得孔公孽嗣以傳百

葉按闕里志五季有孔末者實非聖裔欲冒封爵乃

養於外氏後周夫孔氏湯後放孽也汝勝氏文王支

子豈當全竭其後吾為汝零餘子雪其恥遂捕殺連

及在野諸黃以梟之大儒牛蒡子不肖嘗後

木賊盜人杉材榱木蘇木黃櫨木被獲草諭曰汝甘

為鼠粘子寧不使君子誚汝父為秘惡而上棟實不

正平杖以虎杖取烏古瓦命慕官金陵籐籠其首示
辱里閭茹以猪枥熊膽俾弄苦辛稜籐曰吾以瓦籠
子辱子甚矣乃寬之因感籐恩卒為善士山民朱鯨
兒事繼母孝家貧常於江中採出蘆柴易丹黍米以
為養草獎以百丈青布古文錢二千緡有馬節脚者
竊人紫金紫珠粉錫被鞫不承草令摩厨如摸鍾之
法頓首曰使君照人肝膽無漏情矣敢不伏神明之
見卒改行尋移鎮遂陽關封華陽伯加祿凡千石邊
民胡桔句梗化命部下沒石子討平之民婦白丁香
夫石首魚載蜀枥大鹽為烏賊艾葉者所劫浮枥峽

江丁香抱子泣訴捕賊誅之春月暖布東風菜花盛
開紫堇紅茂莽草同青因出獵長石陂縱金毛狗逐
白兔藿葉中又啣野猪尾得鹿良拔獸以歸道遇筋
子賊採地笋地楊梅曼遊為患盡擒之繼登荃山望
白雲孤飛嘆曰此雲實吾親舍其下比夜宿玉泉觀
夢槐角生花滿陰實可聚坐口占曰槐花庭院白鮮
皮半夏安蛇日又西雲母倚欄千里急孝烏梅嶺不
勝啼覺而恠之忽堂下萱草夏枯句草以為憂再踰
月城裏赤柱坊人唐夷果報母訃初母病查氏聞人
肉獺肝可療乃割股并求海獺取肝和蜜香海粉煮

鹿藥以進小愈月餘誤食大蒜而卒草聞訃蓬頭垢
面即日奔喪時西流大火秋草徐黃途中見薄荷葉
瘁滿地笑容藜蘆無青邪蒿三白草益增傷感淚沾
孝子襟衫比居守靈牀下句鞋履未嘗聞作哀思吟
曰滴盡梧桐淚烏猿叫斷腸欲聞母聲慨安得返魂
香明秋突厥胡面莽率其百部鐵落留師蜜沒離梨
青腰虫那耆悉阿勒勃號五毒草聖大王蒼耳蛮鷄
脚草酋穀精蛮鐵寫粉酋乾姜蚕酋明礬枳相蛮金
漿蓬蘩蛮號七仙草聖蛮王分適長驅踰境寇急上
起復草詔曰惟卿勤苦練達曩奠邦都咸予之績乃

今醜虜排華侵取土地迫甚舉朝都念子如不出就
克逐折朕仰稽孝文久懷推轂卿其奪情揚起奮植
胡根功成三賴名垂文石遠追管仲攘夷之烈用副
朕倚待之誠草上表固辭其畧曰臣某勵志苦耽思
輸曲節頌惟悲風延母之慘方切目相嗚咽之情揮
寸鐵粉飾太平非無心也念五母麻纒慘怛計益決
烏青竹茹毫節質汗背言罔匪實罰獨自甘上遣催
風使熊脂五加皮幣兼雙璧促之草具疏以青皮封
藁本累奏不允其友白肌句石郁句李仁勸之曰子
知仗大義乎今君遷子璧玉累加宜即從之苟終懷

膠固倘遭不偶句卽操斯虧人得以苦拒君命訶子
矣其依愚言用終殊譽草遂赴召陛見優殿上賜醢
醐醇酒侑以青蚨萬一千緡拜獨用將軍掛平胡金
苟印領神護兵百萬卽日趨半邊山下大會諸將諭
之曰此虜當族赤句舉國遠寇譬諸木鼈木蟹豈復
能行今視其黨殆小兒群戲耳特蓬殺之何難哉然
我旣入陰地句厥勿輕舉見腫消攻設伏零出全退
如怯虛讓實取以收坐擊之功此越王餘筭也汝等
其來服戒務從節制併合心力必立香名乃分遣都
知兵馬使盧會秦琳白給巴朱杜若秦皮行營副使

杜仲石膏荆莖馬通師系石常行營都監赤孫施辛
夷石荆白薇徐李馬蝗螟左軍中尉馬勃白楊皮石
青黃辨海螺麻伯黃白支右軍中尉越砥白昌燕齒
吳唐巴棘黃秣行軍總管羊實馬顛海蘊吳葵華石
垂白并龍葵梅實節度推官石儒金莖白辛黃護藍
葉實行軍總管馬蘭海蛤盧腹石松胡萋莢蓬馬逢
都押衙石芸楮實毛葺胡枍白藜荷海藻龍常護軍
蜀格欒華白背胡董夏臺竹付石腎越桃水麻灰翟
石耆各營領軍曹青石密白堊柳花石脾毛建蒲公
草鹿藿胡葱馬齒莧白苣水英蜀葵白瓜胡豆子亞

麻子烏芋王瓜齊蛤石菴楊廬耳羅摩子烏蘇莓各
屯駐布里瓊田土齒野蘭礪石地松路石棕欄等處
軍中有石龍者虎膽蛇肝豺皮獐骨能飲鐵漿吸石
髓常跨白馬句目視千里光明不瞬人號大風子
又號馬月毒公草竒而問其能對曰龍膽如天龍腦
如鐵龍牙如蜂使龍留軍待虜一劔斫合句子孫不
遺所謂剪草除根也遂與登括樓凭香麻石欄杆望
虜龍曰龍眼中無虜矣即拜調睡參軍酸枣仁以其
剛烈加號骨鯁元君草麻有白蒿者號抱靈居士
子別為人恤患救窮一金不棄千金不取大計靖百

世小計靖一時隱居玄石山食薺菜服紫參飲酸漿
嘗戴白鷄冠著書號鷄冠子杜衡門不出草間之曰
此人卧龍骨格也遣含丸使者花椒時美中時羅賈
椽實甲香故緋帛聘之不至益符命又不至乃躬頌
焉對廬而談載以金鬼車至營中拜橐籥尊師仙灵
名蒿令製大青袋皂角旗畫金蛇烏龍尾白頸蚯蚓
之形以馬牙硝實大砲號辟虺雷製赤銅屑為銅弩
牙名曰備身弩蕪花時邊地蕪萋菽藝枇杷葉上粉
霜凝白塞垣衣薄士卒號寒並裹烏氊於是命導河
椽猪苓白大壽吳木引渡半天河屯營數日與虜大

麻子烏芋王瓜齊蛤石菹楊廬耳羅摩子烏蘇莓各
屯駐布里瓊田土齒野蘭礪石地松路石棕攔等處
軍中有石龍者虎膽蛇肝豺皮獐骨能飲鐵漿吸石
髓常跨白馬句目視千里句光明不瞬人號大風子
又號馬月毒公草奇而問其能對曰龍膽如天龍腦
如鐵龍牙如蜂使龍留軍待虜一劍斫合句子孫不
遺所謂剪草除根也遂與登括樓凭香麻石欄杆望
虜龍曰龍眼中無虜矣即拜調睡參軍酸枣仁以其
剛烈加號骨鯁元君草麻有白蒿者號抱靈居士附香
子別為人恤患救窮一金不棄千金不取大計靖百

世小計靖一時隱居玄石山食薺菜服紫參飲酸漿
嘗戴白鷄冠著書號鷄冠子杜衡門不出草間之曰
此人卧龍骨格也遣舍丸使者花板時美中時羅費
橡實甲香故緋帛聘之不至益符命又不至乃躬頽
焉對廬而談載以金鬼車至營中拜橐籥尊師仙灵
名蒿令製大青袋皂角旗畫金蛇烏龍尾白頸蚯蚓
之形以馬牙硝實大砲號辟虺雷製赤銅屑為銅弩
牙名曰備身弩蕪花時邊地蕪萋菽藝枇杷葉上粉
霜凝白塞垣衣薄士卒號寒並裹烏氊於是命導河
椽猪苓白大壽吳木引渡半天河屯營數日與虜大

戰百合已而糧缺蒿密令以燈心草麻油燃金燈夜
以石斛量禹餘糧斛若不足中藏硝石只以斛皮量
之將士聞有糧皆喜厥明各營吹鈴羊角犀角鹿角
句霜威方重草同蒿並被魚甲掣土馬駿跨之率諸
將會戰草馬先蒿遇虜發駝烏矢折傷馬骨急取接
骨木補骨脂隨骨碎補之蒿連躬弓弩弦斷取續命
筒乾漆阿膠續斷復射虜大敗將士益奮突厥白諸
虜曰昨夜黑殺星夜明砂見今日敗天公不祚我也
擊敗鼓句皮骨俱傷奔還營奪食攀倒旣飯盡又千
里水遠僅得蜀羊泉飲之隨竭虜困甚奔竄河邊木

林、中、草、麀、兵、入、林、擒、之、虜、奉、烏、金、石、琥、珀、漏、爐、珠、
瑪、瑙、青、琅、玕、乞、降、草、叱、曰、汝、輩、真、土、狗、遇、文、虎、鼯、鼠、
遭、斑、猫、有、死、而、已、吾、安、用、汝、狗、寶、為、執、諸、虜、剖、
骨、路、支、解、之、比、突、厥、曰、汝、分、亦、支、解、句香、丁、皮、湯、暫、
洗、汝、魚、狗、腥、俟、獻、俘、乃、死、耳、以、漆、膠、其、亂、髮、披、蝦、蟆、
衣、檻、車、轄、之、即、日、凱、還、先、以、昆、布、列、當、日、所、由、跋、扈、
劫、殺、苗、根、作、露、布、馳、奏、上、喜、勞、以、蝸、牛、千、頭、遣、黃、褐、
侯、麻、蕒、牽、牛、郊、迎、父、老、皆、伏、牛、以、待、上、命、斬、木、通、道、
燒、堯、納、香、薰、陸、香、藹、及、草、至、異、香、濡、鼻、歸、覲、甘、露、殿、
延、入、紫、苑、陳、紫、背、金、盤、設、鷄、舌、香、肴、麋、脂、鹿、肉、飲、以、

唐糖香酒命宮人柳枝麗春茆花吹笙簫擊具子缶
拍檀香板教坊秦龜石燕設雜劇以白紙殼藏柳葉
中取黃鶯宿殼內和歌唱聲如絲簧佳景天和君臣
合歡清風騰播一時上稱草曰此我玲瓏霍去病香
別也進封吳公賜斑珠旒黃冕入則坐香蒲席爵床
出則張天靈蓋乘紫河車上前子葛穀馬芹茅根等
各披鮫甲執木戟為護衛又建神屋生祀之御製迎
神曲琢青璞舉石為麒麟碣勒草功德號國老著實
之碑用垂千歲藁然不朽自是但呼國老而不名封
查氏雍國福延夫人數年草嘆曰久受尊名不詳范

蠹實假陶朱術以自全也今雖天王明聖非烏之
比然知朱此意斯益智矣乃自吟曰飽看黃花了楊
櫪木葉凋去為無患子泉與石道遙連疏乞休上詔
昌侯魚伯實護送還鄉草為詩見志曰鉛白霜華點
鬢星歸來甘菊滿籬馨半生扁畜如天蓼十載漂消
似水萍思母寸心乾蠍螫聽人兩耳蚱蟬鳴謾言煮
石長生事且向嚴灘覓釣藤子二人曰遂曰蔗俱有
蔭命遂性苦介父子不無夷傷本草云甘遂與甘草性反惟蔗氣
味相合子孝父悅句瓜瓞不替云

蘭莊外史曰曩時賢梁聖垂志陶甄句立言梁

云何句若思梁人返之淳龐句安常唐道焉耳故

修紀如湯句民望唐攸歸而敬止如文王句方

慶梁人厥民之時叙素王纂唐述六經厥常列張

句机漢人的弗遠後來揮發程朱有章唐苟弗視

為陳言唐燁温大明唐斯絳宮泰晉黎民壽唐

黃河澄唐海宇又安句期生秦人之俗回淳于

意漢望之表矣不爾則害成無已金世亦胡治

南朝人哉然欲綜厥功豈俟縷陳句師文唐與湯

耳惟其仰詹端方唐我誓王惟一唐矣疇弗許

洪唐範之攸叙而謝復古唐之殊勲也耶國老

吳公心迹所安句自良唐人可章疇弗曰此曹孝

忠唐人迪德實許孝崇唐人參騫忠高保衡唐原茲

有陳句自明唐人師古之義用輝人紀句天錫唐

嘉禎受王光祐唐人爵崇封君句達魏人于罔窮世

上啓顏句光祿南朝人遠襲稽自虞唐句安漢有

齊響使人上程據晉人豈不蘇恭唐人敬之脉而底

至淳也哉猗歟乃祖句挺南朝人茲裔賢寔乃炎

農神錫類之慶噫遠矣傳曰君子陽秦人類用升

明昌吳公維何句公務金長君子之類者乎史

脫晉弗詳胡士可元述式張素元金畧陳明遇

唐後之子孫句思邈唐陳承人唐克全元起隋之

烈將俾公孫光漢于祖其母徐敏齊隋之志哉

東坡為杜仲作杜處士傳綴藥名八十餘品

為文可謂奇矣友人屬予曰曷括藥部為之

俾無遺餘可乎不揆考本草得藥之入用者

一千二千餘品為國老世家義主忠孝崇人

道也間用別字或省字通厥義也論贊綴古

名醫幾五十人昭後事也嗚呼效顰失邯鄲

明若觀火豈敢附諸杜處士姑愈於飽食而

博奕云耳閱文振誌 國老世家

○湯媪傳

湯婆子

吳寬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

氏世有後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

生媪上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

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寢觀其所

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

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

手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上為人

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

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

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
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
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
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
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
溫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
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
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

厥陰曰是非鉄口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体温自
下起若飲姜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平日所飲者也
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諛於公子
曰媪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跡莫測其殆鬼物耶公
子尚慎之媪聞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
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
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
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
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
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會默然

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亡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余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語曰媪殆謂我耶即謝事退居於

洛後魏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湯媪

○○梅伯華傳

梅花

何喬新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
食采於楊春秋時復屬於楚秦始皇遣將軍王翦
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
抗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枝尤蕃衍伯華自幼好脩
飾丰姿芳潔脩然塵埃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每
與騷人處士徜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
疑為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
事者或馮其像於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
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托交於伯華

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
吾友也凌波仙子洛迦樊生亦以雅素絕俗願與伯
華為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体非可以共
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朱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
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覽之不樂曰知
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願乃輕吐綺語
至以文君綠珠况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春和煦時
群葩競榮紅香翠蔓燦如也而伯華恬然於寒荒之
莖或以後時誦之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
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

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
飄泊何所疾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
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為
作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寫真者之不察也繇是伯
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
忠諫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
支最茂以蕃豈若木氏之遺澤耶伯華知榮悴
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逆世恬幽然
宵裔皆負鼎鸞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羹顯於時

累葉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梅伯華

○清風先生傳

扇

程楷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
以其半封為平節君命之曰天下製度汝其為予司
以其半封為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
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僉問
計于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頽不能致者二人
平節安素君耳然幣請必來上則當無患慧工因假
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強不可
與爭鋒姑并力驅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
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闢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

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况吾與汝同所自
出哉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
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歛不敢肆歷三月連璧夜遯
太史公曰魏丙同心漢室以治房杜協力唐祚
以興天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皆然也彼妬忌
異謀必欲功自己出宜其僨事而敗國也
索隱考異曰清風先生有姓其一曰紈氏漢時
從班婕妤入宮中厥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明
年復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為
軍前指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後

紈氏以婕妤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侯
功不立遂無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生
有文采故與文士相友善云

清風先生

石鍾傳

山石

程敏政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或曰唐處士洪
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為人
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
巖上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噓然長嘯風
氣水湧可以起樓鶻而驚蟄龍有誚之者曰子不聞
典午氏之言乎夫鍾扣之鳴錡旬闔韜人不以為異
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以為妖邪子之鳴也亦將
不叩而自鳴者乎鍾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鍾

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迹罕至元豐
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
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沔水漾於渚有聲洸上在
脩暨阻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
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滿林壑或
嘈呖然或窸坎鏗鏘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
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濯也
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多之斯人也其殆
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鍾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
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鍾

咲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
壚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為
金石交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
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鍾者山澤之臞也自顧壁立萬
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婁丘垤真無足當其意
者然其靜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
易其處久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
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矧陛下功德兼
隆方將求鉤旬闔鞞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願乃使之
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

月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丞
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上濱人有符磬者浮
沉洲渚間人號為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
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求見士仁士仁羅
致之舟中與語大悅因叩鍾之為人磬曰鍾体重厚
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
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庭磬能波
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
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
汴入對上果悅以為協律即日與伶人侍工讌樂遂

罷鍾不復召鍾聞之嘆曰天賦我以風流之資乃終
老於岩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鍾命也遂學長
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鍾自應蓋言
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鍾之
才可謂實厚而声洪者矣願乃抱遺響以長終
而經上然随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為宋如
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貞素翁傳

翁

陳壇

貞素翁者宋人孤竹氏名篋字子陽貞素其號也上世祖曰五明佐舜七歌南風五明協之民愠用解策勲封國為孤竹因氏焉五明子九華當夏時能駟九鳥氏之餘烈復佐少康祀夏配天少康曰爾惟與我若子孫同休故孤竹氏世七為夏忠臣其後有名統者大用於炎劉之世炎德既衰棄弗用有恩情中絕之怨統裔孫羽為孔明裨將五月渡廬孔明手握羽籌運指畫咸之頌南人以平晉時有名葵者徙居會稽獲愛於東山右軍書法妙絕人罕得惟於葵也無吝

自後族鉅以蕃散處天下莫能詳其世次外至高麗日本亦流其派往上有逃回中國者其在中國惟蜀與金陵又最盛在蜀多黔在金陵多督蓋地氣使然也貞素金陵之族圓首方趾頰上昂上善自檢筋骸之束弗弛質任自然而華美外著詩所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也好服深衣裂布斜幅縫齊倍要服之襜如是有尚綱之志故號貞素以自表為性極慈仁夫人有病於鬱罹於酷罰熱中不平者率攘臂奮身解之緣是憂思癯上骨立遂不耐寒恒深居簡出其備豫有如此者故諸夏之人聞而愛重一覩風采莫

不備然襟爽若遊松壑而赤立層冰也人聞貞素貞素弗聞於人嘗自言曰用則舒張吾道樹之風聲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不用時也吾何求哉宋高宗建炎中夏人倡亂熾毒南紀時在位諸臣皆束帶狂叫對食不咽有以貞素言者高宗曰予聞乃遣行人聘致之上御昭陽殿凭玉几授之節而命之曰昔我藝祖宰御寰宇長育庶類包荒妖孽不忍撲滅故元昊之亂遺數世乃息茲予將光復丕圖開明堂受諸侯琛貢繫炎荒不順風化不行爾為朕夏官卿爾尚一乃心力盡掃滌之弼予涼德貞素拜且舞言曰是其亂

之稔不可殲之臣愿率衆排遏禁勿肆掠俾民有寧
居天道好還彼自銷息若碎身粉骨臣分也敢辭上
曰惟爾處分乃夏四月徂征數大戰至授衣之候始
定歸而上功數實天子嘉焉一日上疏曰臣聞量力
而任者仁聖之君也終事而退者明智之士也臣不
敏獲收此汗血之勞鼓舞倦矣願乞骸骨歸上賜允
朝士榮其行繪圖而送以詩於是自稱素翁以老復
有諛於上曰是夫也俠客之雄輕薄子也趨附炎熱
者也前日之役雖克有功然播弄威福甚矣上信之
籍其家擇婦女之麗者羅裙綉襦充入掖庭其男子

則以端陽日給賜功臣家為奴惟翁免後屢有白其
誣者上亦尋悔之翁終於壽太常以博士議謚忠清
外史氏口孤竹氏惟伯夷見賢于孔子其清風
足以廉頑立懦然與貞素族末世譜謀不明或
冒遠祖翁雖非其後論者亦以為才近伯夷夫
翁於進退之道亦幾矣乃以輕薄趨附弄威福
見諛是非之可變亂如此哉高宗若終用翁之
意必能鼓芳風以扇遊塵肅清沙漠為千古大
快說人構事枉害忠良嗚呼是惟建炎之衰乎

介夫傳

芥菜

沈周

介夫者姓疏名介字夫也其先居趙魏之郊徙樹
藝以生子孫甚繁衍至介始徙居宋久之由司城子
罕薦以見宋王王問曰昔居宋之土地幾葉於茲矣
久必有相賴者若賴宋者宋賴若乎對曰介竊居王
之土地覃及雨露欣榮不已願有寸長敢不敷露於
左右以求知也臣本一介之微視之甚草土然可以
禦國之饑歲可以資王之儉德可以勵民之苦心王
能味臣言享臣用則臣不為無利於宋矣如不足以
為利臣請以退從魯之仲尼取曲肱之樂亦素願也

王曰周人聚疏之才寡人何敢失之遂命從事於楊門兼脩俎豆事日與王昵有燕必偕王曰古者不得其醬不食朕與介亦然呼為介醬戲之也居常服綠間錫之紫茸裘以旌其勞辛之功及卒子罕哭之哀時晉有事於宋覘其愛士返兵却攻宋獲以全君子悟醬為將雖其死尚保宋人不絕噍食宋人德介乃謀貌而祀之貌成行釋菜禮以介不喜食肉非僭也介為人貌直榦濯秀可愛群居秩然不紊有介然於世者因名但平生口利訣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者或至流淚出涕發汗衆曰介有薑桂之性愈老愈

辣其俗有大小之異有曰蕪菁曰幽者皆淡泊於世味雅與齋僧寒士交若元脩信民為其深知者惟介特拔出云其後介子推又徙晉上以其先人之聞納之公子董耳出奔推徙為通遭絕食推將割股肉為羹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先生為禦猶有旨畜而弗知其冬也今先生軫念亡人之口腹傷已以飽人亡人弗以為飽願先生自愛毋易下体也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賞有功而不及推上之客歌於宮門曰茅之拔兮茹亦及之吐其茹兮忘徃之飢公子悔追賞推上逃之綿山上曰我非賣菜而求益

也誓不出公子筮而求之得鼎曰木巽火烹飪之象
且傳說以調伊尹以烹我將獲賢者之輔遂火其山
以脇之推就焚而死人謂介能跨竈云

說曰介在宋則宋利子推在晉則晉利其為利
者譬之食於疏可以化壅通積養胃以滋人於
人不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錄其父子焉其以

湯婆傳

林景熙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氏因以為氏凡
散居匡廬汝水佛迹岩東城與秦渝劊劊間皆湯氏
支派無寒屬婆形倭股魁端重淳涵似有德又工坎
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体寧心兵不起故
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招楊太真賜
浴華清由散地入直暄津香液寵於妃上與之沐邑
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即之捐千金鑄其模
締盟衾席願托足於歲寒青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
蒼蠅聲相和峇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

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濯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旣衰東之高閣遂與婆相狎於永夕自謂有脚陽春惟蕙帳麻衾柏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功有德鼎鑊至衽席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智乎後有脚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春聲君傳

八角紙鵝

春聲君風姓箏名字子耀其先孤竹君之裔後家於渭川復徙居扶風世掌絲綸聲名赫奕每歲至春和舉族必盛音樂隨所至翺翔飄舞望之若空中人箏父竹母楮氏夢青帝賜以瑤琴覺而生箏筮之得升之恒筮者曰吉坤地也巽風也風行於地澤無不被焉乘風而升以至於天吉孰如之且震木也木以春榮他日聲聞天下其必於春乎以是名為春聲君上銳首潤面尖頤長股少時有相者曰是兒風骨超然經綸滿腹若際風雲之會必能聲振寰宇及長圭角

稜上思祖伯夷以清節死對人言輒鳴上然一聒
耳不厭也或謂之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
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子其有不平耶
抑亦自鳴其不幸耶曰大丈夫當昂首青霄和其聲
以鳴國家之盛耳安能鉗口縮舌類鮑葉之寒蟬乎
且吾聞之用舍遇也語默道也吾用則聲聞於天不
用則卷而懷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焉至煩不平之
情遂自鳴其不幸耶嘗自負以經濟天下為己任時
聞風颺起則慨然有凌霄之志性愛武事每以一弓
掛諸首尤善音律春和景明必備一二同志吟風弄

月以歸時或歌咏則聲出霄漢雖任往來風傳而
商不乱也唐高駢移鎮渚宮道逢之贈以詩因薦之
上時群盜蠡起上問治之上術對曰治亂民如治亂
繩不可急也急之則益亂當順其風俗被以聲教使
之得見天日然後上下相安操縱自我民自不為盜
上潏然之復問曰聞卿善音樂信然否對曰臣雖不
才若使臣近天顏順下風而歌引商剝羽雜以流徵
陛下側耳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戛石
也上喜拜順天高陽縣令鳴琴而治徵拜太常卿命
典音樂累遷春官侍郎同平章事上嘗自臂佳鷄見

言史
三
石泉
來戲曰卿與若孰優對曰臣荷陛下厚恩策名天
府思勵清声以裨風化陛下馬得同臣於物乎且臣
所謂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者也非如此鷄飢則依人
飽則颺去而已上笑曰莊生所謂扶搖直上九萬里
者卿殆類之矣君少時喜微行暗中輒見一紅燈隨
之常以語所知識者謂是紗籠中人後當拜相至是
果驗一日清明出遊見士民爭持牲酒祭於墓側乃
笑曰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此臯魚所
以有風木之恨也即日解組綬歸同族又有名瓦名
鷹者其出處大率畧同然緘默寡言亦鮮声吞風氏

本舊族至君輔相兩朝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以身
四海之仰望者數十年人謂能不墜其家声云然賦
質太薄骨太輕雖束帶垂紳而順風盤旋毫無所主
或撓之以水体輒碎裂有賦八角磨盤以誚之者又
性喜躁進畧不顧忌人咸服其有鑽天之能實訖之
也君後裔綿遠至今聲名猶不減云

太史公曰士君子之處世其窮也以道德鳴其
達也以功業鳴彼依阿澆忍與世浮沉而曾無
所建明者視君蓋不啻在風矣世稱君克績先
業聿駿有聲是未測其本也夫忠孝人之大倫

君欲勵清聲裨風化則忠棄相位養親則孝忠
孝兩全君之功業鳴世不無自矣矧其仕止語
默又得孔門用行舍藏之道謂之有道之士非
歟此所以能不墜其家聲也獨其縱情聲樂世
頗疑之噫君豈亦郭汾陽之流也耶

春聲君

